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济公全传

·3·

郭小亭 纂辑



知识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济公全传

郭小亭 纂辑

· 3 ·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四十三回

巧取供审清前案 赵凤鸣款留圣僧

话说知县正在公堂之上，审问赵氏，下面差役上来禀报，“将孝廉李文芳传到”，知县吩咐带上来。原本李文芳正在家中料理家务，外面家人进来禀报说：“老爷，现在外面有昆山县的差人来传老爷过堂，是咱们二奶奶把你告下来了。”李文芳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一个赵海明，这厮反复无常。你既不要脸面，我还怕羞耻！”自己把赵氏屋中那身男子的衣裳带着，用包袱包着，跟着差人来到县衙，禀见知县，口称：“老父台在上，孝廉李文芳给老爷行礼。”老爷抬头一看，见李文芳年有三十以外，头戴粉绫缎色幅巾，迎面嵌片玉，绣带双飘，上面走金钱，镶金边，绣三蓝花朵，身穿一件粉绫缎色袍，绣三蓝富贵花，腰系丝绦，足上篆底官靴。面皮正白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五官清秀，透着精明强干。

老爷看罢，说：“李文芳，赵氏是你什么人？他把你喊冤告下来，你可知道？”李文芳说：“回老父台，晚生知道。”说：“皆赵氏犯七出^①之条，我兄弟已然故去，故此我写了替弟休妻的字样，赵海明写了无事字，他情愿把女儿领回，不必经官，免致两家出丑。不想赵氏又听他父亲赵海明串唆，来捏词诬告。”老爷一听，说：“赵氏犯七出之条，有何为凭据？”李文芳说：“老父台，有凭据。若没有凭据，晚生也不敢无事

生非。她是守节的孀妇，晚间由她院中跑出赤身露体男子，里面有男子的衣服，晚生业已带来，请老父台过目。”把包袱递上去。知县打开一看，里面是男子头巾、裤褂、鞋袜。老爷一看，问：“赵氏，你屋中可见这包袱没有？”赵氏说：“回老爷。不错，这包袱是在小妇人屋里来着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既是守节的孀妇，你那院中又没有男子出入，何以有男子的衣服？你还来刁词诬控，搅扰本县！大概抄手问事，万不肯应，拉下去给我掌嘴！”

赵氏一听，心中一动：“我要在昆山县堂下挨了打，我有什么面目见昆山县的人？再者赵氏门中岂不玷辱？莫如我一死倒好，死后必有稳婆②验我，可以皂白得分，我落个清白之名。”想罢，自己往前跪趴半步，说：“大老爷，先不必动刑，小妇人下有情告禀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讲！只要说得有情有理，本县并不责罚你。”赵氏说：“小妇人我苦守贞洁，我院中并无男子出入，老爷如不信，有跟同榻而睡的人。老爷一听，心中一动，“既有跟她同床共榻的人，这事也许别人做的，她不知情。”老爷说：“什么人跟你同床共榻？”赵氏说：“是我那孩儿末郎的奶娘李氏。”

老爷吩咐传李氏。手下差役人等下去，不多时把李氏传到。一上堂，李氏说：“好，我二主母把我告下来了，我正要上堂前去鸣冤！”来到公堂跪倒说：“老爷在上，小妇人李氏给老爷磕头。”老爷睁眼一看，见李氏有三旬以外年岁，长得姿容丰秀，身穿蓝衫、青裙，足下窄小宫鞋。老爷说：“李氏，你二主母院中跑出一个赤身的男子，这男子衣服是那里来的？你必知情，从头说了实话，与你无干！”李氏说：“回大老爷，小妇人我不知道。我昨天告假回家。”老爷一听，在上面把惊

木一拍。做官的人，讲究聆音察理，见貌辨色，说：“李氏，你满嘴胡说，你这就该打！你当奶娘，你说告假，难道说你走了，把孩子饿起来了不成？”李氏吓得颜色更变，说：“老爷不必动怒，我这里有一段隐情，回头说。二奶奶，我可要说了。”赵氏说：“你说罢，只要你照实话说。”

李氏这才说道：“老爷要问，小妇人也并不是久惯指着当奶娘为生。我就在西街住，离我家主人家不远。是我家二主母雇了奶子散了，老不合式。我家就是一个婆母娘，丈夫贸易在外，我有个小女儿死了，我这也是一半行好。这一天，我二主母就问我：‘李氏，你不告假么？’我说：‘不告，末郎公子养活的又娇，带到我家去，二主母不放心；不带了去，公子岂不要受屈？’我家二主母因为这个，有两天没跟我说话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我家二主母又叫我歇工，小妇人我是不敢违背了，我就告假，二主母还赏了我两串钱，一包袱旧衣裳。晚间给公子吃了乳，我家去睡觉，我在家住了一夜。昨天我家二主母又叫我告假，我还说：‘今天是大老爷的生日，焉有我告假之理？’我家二奶奶说：‘你是我这院中的人，大老爷他也不能管。’故此我就走了，告了假，二主母还给了我三吊钱。这天晚上，就出了这个事，故此我不知。素日我家二主母实系好人，并无闲杂人进院里去。”老爷听罢，说：“赵氏，你叫李氏告假，是所因何故？”赵氏说：“小妇人是红颜薄命。李氏她丈夫贸易在外，新近回来，我想为我这孩儿叫她夫妻分离，不叫她回去么？小妇人是修合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。老爷自己不明白，到后面问太太就明白了。”

知县一听这语，其中定有别情，说：“赵氏，你这是刁词胡说，大概不打你，你也不说实话。来人呀！给我拉下去掌

嘴。”赵氏一想，“我要等他打了我再死，我总算给赵氏门中丢脸，莫如我急速一死。”想罢，说：“老爷不便动怒，小妇人我还有下情。”知县说：“讲！”赵氏说：“我死之后，千万老爷派稳婆相验，以表我清白之名，但愿老爷公侯万代。我死后老爷如不验，叫我皂白不分，老爷后辈儿女，必要遭我这样报应。”说着话，自己拉出刀来就要在大堂自刎。知县在上面也未拦，幸亏旁边差人手急眼快，伸手把刀夺过去。

知县正在无可如何，就听外面一阵大乱，有人喊嚷：“冤枉！图财害命，老爷冤枉！”老爷借这一乱，吩咐先把赵氏、李氏、李文芳、赵海明带下去，先办人命案要紧。差役人等将众人带下去，只见外面有一个和尚，带着一个人，两眼发直，扑奔公堂而来。

书中交代，来者和尚非是别人，正是灵隐寺的济公长老。原本济公自带着赵氏鸣冤之后，赵福、赵禄追上和尚。赵福说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别犯疯病，咱们走罢。”和尚跟着往前走，来到南街赵凤山的住宅门首，家人说：“师傅，这里站一站，我们进去回话。”不多时由里面二员外迎出来。赵凤鸣出来一看，见济公衣服褴褛不堪，心中暗想：“我打算请了什么高人来给治病，原来是一穷僧。”无奈拱手往里让，到书房落座。赵福、赵禄二人先把书信拿出来，二员外叫人献上茶来。打开书信一看，是自己哥哥亲笔手书，上写：

夕阳入律，曙气同春。伏念贤弟德门景福，昌茂之时矣！前接华翰^③，知家务一切事宜；仰赖贤弟料理，愚兄承情莫尽矣。兹者叩禀婶母太君，万福金安。以是侄仰赖祖宗之福庇，蒙圣主恩德，简任太守，不能日侍左右。前接二弟来函，知婶母太君玉体违和，瞳眸被蒙。奉

读之下，感泣涕零，悲鸣之嘶，实伤五内。侄处请灵隐寺济公禅师治病，精通岐黄；手到病除，可急愈矣。侄遣家人赵福、赵禄捎至黄金数锭，重五十两，供为甘旨之资。已是侄尽忠则不能尽孝矣。并候均安不一。

不孝侄男赵凤山顿首拜

赵凤鸣看罢信书，这才重新给济公行礼，说：“圣僧佛驾光临，弟子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！我兄长给请圣僧前来给我老母治病，不知圣僧应用何药？何等治法？”济公说：“贫僧自有妙法。”

正说着话，听外面有脚步声，济公说：“外面什么人进来？”赵凤鸣也问：“什么人进来？”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位大汉，头挽牛心髻，身穿旧裤衬，白袜青鞋，原来是种稻地的长工笨汉。和尚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没根基，把我的鞋偷了去？你一走到，我就听出来了。”那笨汉把眼睛一翻说：“和尚，你别讹人，我的鞋，你怎说是你的？”和尚说：“二员外你看，我由临安来，穿这草鞋这么远走的了么？我是穿着那鞋来的，到了门口我换上草鞋，他就把我那鞋偷了去。”

只见这大汉方要给济公争竞，济公说：“你说是你的鞋，有什么凭据？说对了就算是你的。”大汉说：“我鞋底上有十四个钉子。”济公说：“我鞋上有十六个钉子。”大汉脱下来一数，果是十六个，急的要和尚打架。赵凤鸣说：“我给你两吊钱再买一双吧，这双鞋给圣僧留下。”大汉也不敢再争，拿钱去了。赵凤鸣说：“圣僧要这鞋何用？”济公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要给老太太治病，非这双鞋不可！”当时拿笔开了一个方子，赵凤鸣一看，暗为点头。

不知济公写的是何言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 释

①七出：古代社会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条款，即：不孝顺父母、无子、淫佚、嫉妒、恶疾、口舌、窃盗，这是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残害的借口。②稳婆：为人接生的妇女，有时也为官府验尸。③华翰：对来信的敬称。

第四十四回

诱汤二县衙完案 两公差拜请济公

话说济公合赵凤鸣二人谈话，问圣僧要用什么妙药治眼，济公说：“这一双鞋是药引子，还要一个全单。药味不同，我开出来，你等照方儿预备罢。”叫家人取过文房四宝来，立刻济公写完，给赵二员外一看，吩咐家人照样预备，用包袱包好。济公叫：“赵福，扛着包袱，跟我去找药引子去，没有药引子不能办。”赵福跟着和尚出了大门。又告诉赵福几句话，立刻赵福去了。和尚信口唱着山歌，街前行走，唱的是：

得逍遥，且逍遥，逍遥之人乐陶陶。富贵自有前生定，贫穷也是你命该招。任你用机谋，难与天公绕。劝君跳出这朦胧，随意逍遥真正好。杯中酒不空，心上愁须扫。花前月下且高歌，无忧无虑只到老。

济公信口作歌，一直出了西门。只见前面有一人，扛着包袱往前正走，那街市上之人全都让他说：“汤二哥，你老人家怎么会走了？我们都不知道，也没给你送行，有什么急事？”只听那人说：“我家来了一封急信，叫我急急回家，我回来再见罢！”众人让着他，他并不站住。

济公一看，心中说：“要把此人捉住，方好办事。”想罢，随后就追，一直出了关厢^①。那人不住回头，直看和尚，和尚

后面紧追。那人就把包裹放在地下，坐在包裹上，心说：“这个和尚追我干什么？我又不认识他。看他过来怎么样？”和尚来到近前，也就坐在地下，扬着脸看着那人，目不转睛。那人气往上撞说：“和尚，你瞧我做什么？”济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汤，你问我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一说姓汤，我就知道你叫什么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叫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叫汤油蜡。”那人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和尚你又不认识我，你为何张嘴就跟我玩笑？”赌气拿起包袱来就走。和尚随后就追，走了有一里之遥。和尚后面直嚷：“汤油蜡，你等等我！”汤二一想：“这个和尚真可气，我不认识他，跟我玩笑。”

往前走了不远，眼前一个镇市，有买卖铺户，也有酒馆。汤二一想：“我进酒馆喝两壶酒躲躲他，大概穷和尚他没钱，等过去我再走，省得他直叫我汤油蜡。”想罢，进了酒铺坐下，说：“伙计，你们这里卖什么酒菜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里有酒、有豆腐干，卖饺子，没别的。你要吃菜，南隔壁有卖的，我借给你一个盘子，你自己去买去。”汤二拿了个盘子说：“伙计，你给我照应着包袱。”伙计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去买去罢。”汤二拿着盘子，刚一出酒铺，见和尚一掀帘子进了酒铺。汤二心中好后悔，说：“我要知道和尚来，我就不来了。”自己已然拿了人家的盘子，又不好不喝，就在隔壁买了一盘熟菜。进酒铺一看，和尚把包袱坐在屁股底下。汤二一看，也不问和尚。汤二问伙计：“我叫你看着包袱那里去了？”伙计一看，和尚那里坐着包袱，伙计过来说：“和尚，你别坐着人家的包袱，给人家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包袱是他的？给他。我是才捡的，只当我又丢了。”伙计心说：“跑我们屋里捡东西来了。”立刻把包袱给了汤二。

汤二在和尚对面坐下，每人要了两壶酒。伙计说：“有汤面饺，你们二位吃不吃？”和尚说：“吃得了。”伙计下去工夫不大，说：“汤面饺好了，你们二位要多少？”和尚说：“热不热？”伙计说：“刚出笼，怎么不热。”和尚说：“热，我怕烫了嘴，待凉了再告诉我。”汤二说：“给我来十个。”和尚见汤二要，说：“我也要十个。”伙计给端过来两屉，每人一屉。汤二要醋蒜，还没吃呢，和尚把饺子掰开，啐了一口痰，复反放在嘴里嚼了吃了。汤二一瞧，说：“伙计拿开罢，我呕心死。”伙计说：“大师傅你别闹脏，你这么吃，人家一呕心，都不用吃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就不那么吃了，叫他吃罢。”汤二刚吃，和尚把草鞋脱下来，把热饺子搁在鞋里，烫的臭汗味薰人。汤二赌气，把筷子一摔，“不吃了！”和尚把筷子也往桌上一摔，说：“你不吃了，我还要吃呢。”

跑堂的过来一算账，说：“你们二位，都是一百六十八文。”汤二带着还有六百多钱，刚要掏钱，和尚那边说：“俺，敕令赫！”伸手掏出有六百多钱，汤二一瞧和尚掏出那串钱，心说：“是我的那串钱。”一摸怀中果然没了。心中纳闷：“我腰里的钱，怎么会跑到和尚腰里去？”自己哼了一声，和尚拿着这串钱说：“这串钱是你的罢？”汤二说：“和尚钱可是我的，我不要了，你拿了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能，钱是我捡的。方才我一进来，见钱在地下，我捡起来。是你的给你，我不要。”说着把钱拿过去。汤二把钱拿起来说：“和尚，你倒是好人。你要不闹脏，我真请你喝几壶酒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就不闹脏，你请我喝两壶。”汤二说：“那有何妨，我就请你喝。”和尚说：“伙计，给你拿二十壶酒来。”伙计拿上酒来，汤二见和尚一口就是一壶，汤面饺三个一口，两个一口。汤二一看，大概

吃完了，得一吊多钱，给我六百，得拐回去一半去。汤二就说：“和尚，我可没钱了，今天咱们别让，你吃你给，我吃我给，同桌吃饭，各自给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小气，今天连你吃都是我给，我焉能扰你？我最实心的，我说我给你就别让。”汤二倒觉着过不去。和尚说：“我说我给就我给，算到一处。”伙计一算，二账归一，两吊二百八十。和尚说：“我给，我最实心的。你别瞧我穿的破袍子，有肉不在折上。”汤二说：“还是我给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，你就给，我是实心的。”汤二无法。委委屈屈打开包袱给了钱，自己生气。和尚扛起汤二的包袱就走，汤二说：“和尚你吃了我的两吊钱，你还要抢我的包袱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，人得有人心，我不能白吃你，我给你扛着好不好？”汤二一想，和尚倒也有良心，真倒罢了。

说着话，出了酒铺。汤二往西走，和尚往东走，汤二一回头，说：“和尚，你怎么往东走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东川的，你是西川的，我跟你往西做什么？”汤二说：“你拿我的包袱给我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的包袱给我拿着。”汤二说：“和尚，你要抢我？”和尚说：“不但抢你，还要打你。”和尚用手一指，口念：“唵嘛呢叭咪吽，敕令赫！”汤二打了一个冷战就迷糊了。和尚过去打了汤二一拳，把鼻子打破了，流出血来。和尚抹了一包袱血迹，带着汤二往城里走。刚到关厢，有人认得汤二，就问：“汤二哥，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少管，图财害命事。”吓得这人也不敢问了。和尚带着汤二，一直来到昆山县。到了县衙，和尚往里走，口中直嚷：“阴天大老爷，和尚冤枉！”旁边有差人说：“和尚别胡嚷，那有阴天大老爷？”和尚说：“图财害命，人命案。”说着往里走，直到公堂。

老爷已派人把赵氏等带下去，见来了一个穷和尚，扛着

包袱，上面污血，汤二迷迷糊糊来到公堂跪下。和尚一站，老爷说：“和尚，你见了本县因何不跪？可有什么冤枉事？可有呈状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和尚只因在庙中众僧人都欺负我，我师傅叫我化缘，单修一个庙。把殿宇全都盖好了，正要开光②，偏巧下了半个月的雨，又都坍塌了，又不能再化缘。我师傅在这昆山县地面有两顷地，叫我卖了盖庙，我带着一个火工道，把地卖了。带着银子走在半路，我那火工道他说要出恭，我和尚头里走。在三岔路等了有两个时辰，见这人他背着我的包袱来了，敢情他把我火工道图财害命了。”

老爷把案桌一拍，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因何你把火工道图财害命？”汤二才明白过来，一瞧这是公堂之上，自己就把方才之事，说了一遍。老爷说：“和尚，你这包袱是汤二的？”济公说：“我也不必跟他相争论，我和尚开个单子，他要说对了包袱的东西，我的单子不对，那是我诬告不实，老爷拿我治罪；如我的单子对了，他说不对，那是他图财害命。”老爷一听有理，就叫和尚写，写完了，呈给老爷一看，字还很好，上写：红绫两匹，白布两匹五尺，黄绫一块，纹银二百两，大小三十七块，钱两吊，旧衣裳一身，鞋一双钉子十六个。老爷一问汤二，焉想到由此人身上又勾出谋夺家产、暗害贞节烈妇之事。

要搭救赵氏玉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 释

①关厢：城门外大街和附近的地区。②开光：佛像、神像塑成后，择吉日举行仪式，画眼点睛，开始供奉。

第四十五回

华云龙气走西川 镇八方义结英雄

话说知县看罢和尚写的单子，这才问汤二：“你说包袱是你的，你说里面都是什么东西？你要说对了，把包袱给你；你若说不对，我要办你图财害命。”汤二说：“我那包袱里有碎花水红绫两匹，松江白布两匹，有钱两吊，使红头绳串着，里面还有红绫一块，有旧头巾一顶，旧裤褂一身，旧鞋一双，有纹银二百两，余者并无他物。”老爷一听，说：“和尚，你写的跟他说的一样，叫本县把包袱断给谁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问的还不明白，老爷问他银子多少件？”汤二说：“我那银子就知是二百两，不知多少件。”

老爷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你的银子，你为何不知道件数？打开包袱一看！”立时把包袱打开，一点，别的东西都对。银子果然是三十七件。老爷说：“汤二，我看你这东西，必是久惯为贼。你把这和尚的香火道杀了，死尸放在何处？”汤二说：“小的实不是图财害命，这个包袱有人给我的。老爷如不信，把给我包袱的人传来，一问便知。”老爷说：“什么人给你的包袱？”汤二说：“是本县的孝廉李文芳，他是我的主人，他给我的，我并未图财害命。”老爷就问手下书吏人等，本县有几个孝廉李文芳？书吏回禀，就是一个孝廉李文芳，老爷吩咐传李文芳上堂质对。

李文芳正在书房坐着生气，众书吏都跟他认识，正在劝解他。外面差人进来说：“请李老爷过堂。”李文芳问：“什么事又叫我过堂？”差人说：“人命重案。”李文芳到堂上一看，汤二正在那里跪定，旁边站着一个穷和尚，也不知是所因何故。汤二说：“员外，你给我这个包袱，他讹我，说我图财害命。”济公在旁边说：“你拉出你窝主也不怕，咱们看看谁行谁不行。”知县那里问道：“李文芳，你可认识他吗？”李文芳一听：“这件事甚不好办！我别合他受这牵连官司。”遂说：“回禀老父台，孝廉不认识他，包袱不是我给的。”

知县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大胆鼠辈，我不动刑，你也不肯直说来，看夹棍伺候！”三班人役立刻喊堂威，吩咐人来，把夹棍一放。吓的汤二颜色改变，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，我还有下情告禀，我合李文芳还有案哪！”老爷吩咐：“招来！”汤二说：“小人原籍四川人，自幼在李宅伺候我家二员外，书房伴读。指望我家二员外成名上达，我等也可以发财。不想我家二员外一病身亡，我一烦闷，终日饮酒取乐，醒而复醉。这天我家大员外李文芳，把我用酒灌醉，问：‘你愿意发财不愿意？’小人说：‘人不为利，谁肯早起哪！’我说愿，他说：‘你要能赤身藏在你二主母院中，等我生日那天，我叫使人叫门，你从里面出来，我给你二百两银子。’小人一时被财所迷，就应允了。昨天是我暗中藏在二主母院中。候至天晚，我溜进房中，在床底下把衣服全脱了，放在床上。我看见二主母抱着小孩睡熟，我自己出去一听，只听外面叫门，我往外一跑，被我家员外同赵海明看见，也没抓住我，我躲在花园书房之内；候至天明，我才知道把二主母休了，小孩子留下，要辞奶娘，奶娘只哭不走。我家大员外要谋夺家产，给了我二

百两银子，连续子带布，下余还等转过年来给我。我打算要回家，不想遇见这么一个要命鬼和尚，他说我图财害命，我并未作那样之事。这是已往之事，小人并无谎言。”

知县一听，方才明白此事，旁边招房先生写着供，心中暗骂：“好一个李文芳混帐东西，还是个孝廉，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！”招房先生写完了供，知县吩咐把赵氏李氏及赵海明带上堂来，叫招房先生一念汤二这篇供。赵海明一听，这才明白自己的女儿是贞节烈女，自己颇觉后悔：“几乎叫我逼死。”心中甚是可惨，这才给老爷叩头，求老爷作主。

知县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李文芳，你既是孝廉，就应当奉公守分，竟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！为子不孝，为臣定然不忠；弟兄不义，交友必然不信。你兄弟既死，你应该怜恤孀妇，也是你李氏门中的德行。赵氏苦守贞洁，你反施这样虎狼之心，设这等奸险之计！你就死在地府阴曹，怎么对得起你兄弟李文元的鬼魂？你知法犯法，本县要重重办你，你是认打认罚？”吓的李文芳战战兢兢，自己觉着脸上无光，心中惭愧，无话可答，求老父台开恩，请示：“认打怎么样？认罚怎么样？”老爷说：“认打，我行文上宪，革去你的孝廉，本县还要重办你；你要认罚，本县待你恩典，你快把你家中所有的产业，归赵氏经管。他母子如有舛错，你给我立一张甘结^①存案，那时有舛错，我拿治罪。我罚你五万银，给赵氏请旌表，立牌坊，你还得叫本处的绅士公同用轿，把你弟妇迎接回去。如不遵行，本县我仍然重办你。”

李文芳说：“那是老父台的公断，举人情愿认罚，遵老爷堂谕办理。”老爷说：“虽然如是，本县我还要责罚你，恐你恶习不改。来！传吏房书，给我责他一百戒尺！”吏房立刻上

来。李文芳本是本处的绅士，苦苦的哀求。老爷说：“我不叫皂隶打你，就是便宜。”吏房过来，打了一百戒尺，打的李文芳苦苦求饶。

老爷吩咐带赵海明，老爷说：“赵海明，你见事不明，几乎把贞节妇逼死，你认打认罚？”赵海明叩头说：“我认打如何？认罚如何？”老爷说：“认打，我把你员外革去，打二百军棍；认罚，罚你三千银，当堂交来。并非本县要，给你女儿盖一座节烈祠，留芳千古。”赵海明说：“那是老爷的恩典，我出六千银也愿意。”

老爷又叫把李氏带上来。老爷说：“李氏，你要好生伏侍你二主母，你虽然是不指着当奶娘，既出来就得实心任事。你二主母有体恤你之心，你也该尽心。再说把孩子奶大，你也有名有利。”李氏说：“谨遵老爷之谕。”

知县说：“汤二，你这厮狼心狗肺，你二主人在日，待你如何？”汤二说：“二员外在日，待我甚厚。”老爷说：“既是二员外待你甚厚，他死了，你就该在你二主母跟前尽心。你反生出谋夺家产，合谋勾串，陷害贞节烈妇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重责八十大板，用二十五斤的枷，在本处示众三个月，递解原籍，交本地方官严加管束。”众人具结^②，李文芳约请绅士迎接赵氏回家，与末郎儿团圆，这且不表。

众人下了堂，老爷倒为了难，心说：“这个和尚怎么办？要没有和尚，我这案断不完。要说多亏他，他又说香火道图财害命，我那里给他找凶手去？”老爷一想，心中想：“我威吓他几句，说他诬告不实，打他几下，胡乱把他轰下去就完了。”

老爷刚想到这里，还没说话，和尚说：“老爷你这倒为了